

docsriver.com
商家本本店

中國佛教經典寶藏精選白話版

雜類

96

詹緒左
朱良志 釋譯

星雲大師總監修

佛光山宗務委員會印行

比丘尼傳





中國佛教經典寶藏精選白話版

96

朱良志 釋譯
詹緒左 校訂

星雲大師總監修

佛光山宗務委員會印行



比丘尼傳／朱良志，詹緒左釋譯。--初版--
高雄縣大樹鄉：佛光，1996 [民85]
面；公分。-- (佛光經典叢書；1196)
(中國佛教經典寶藏精選白話版；96)
參考書目：面
ISBN 978-957-543-454-0(精裝)。--
ISBN 978-957-543-455-7(平裝)
1. 僧伽 - 傳記 - 中國
229.3 85007724

總監修
總編輯
釋譯者
出版者
發行人

星雲大師
慈惠法師 依空法師 (台灣)；王志遠 賴永海 (大陸)
朱良志 詹緒左
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佛光山宗務委員會
心定和尚 慈莊法師 慈惠法師
慈容法師 慈嘉法師 依嚴法師
依恒法師 依空法師 依淳法師
高雄市大樹區興田路一五三號 佛光山寺
(07) 六五六一九二一一一六八

地址
電話
網址
網路
劃撥戶名
流通處

http://www.fgs.com.tw
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佛光山文化發行部
高雄市大樹區興田路一五三號 (07) 六五六四〇三八〇九
佛光山文教廣場
高雄市大樹區佛光山寺 (07) 六五六一九二一一六〇二
滴水書坊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四四六號 (02) 二九二二二七四八
新北市三重區三和路三段一一七號 (02) 二九八四九五三
宜蘭市中山路三段一五七號 (03) 三三三〇三三三一〇九
高雄市前金區賢中街二七號 (07) 二七二八六四九
高雄市左營區忠言路一八號 (07) 五五三三三九三一一〇六
中茂分色製版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舒建中、毛英富律師
行政院新聞局版台省業字第八六一號
一九九六年八月
二〇〇二年一月再版四刷
二〇〇元

印刷者
法律顧問
登記證
初版
定價

星雲大師
慈惠法師 依空法師 (台灣)；王志遠 賴永海 (大陸)
朱良志 詹緒左
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佛光山宗務委員會
心定和尚 慈莊法師 慈惠法師
慈容法師 慈嘉法師 依嚴法師
依恒法師 依空法師 依淳法師
高雄市大樹區興田路一五三號 佛光山寺
(07) 六五六一九二一一一六八

有著作權，請勿翻印，歡迎流傳
如有缺頁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總序

日
生
年

自讀首楞嚴，從此不嗜人間糟糠味；
認識華嚴經，方知己是佛法富貴人。

誠然，佛教三藏十二部經有如暗夜之燈炬，苦海之寶筏，為人生帶來光明與幸福，古德這首詩偈可說一語道盡行者閱藏慕道，頂戴感恩的心情！可惜佛教經典因為卷帙浩瀚，古文艱澀，常使忙碌的現代人有義理遠隔，望而生畏之憾，因此多少年來，我一直想編纂一套白話佛典，以使法雨均霑，普利十方。

一九九一年，這個心願總算有了眉目，是年，佛光山在中國大陸廣州市召開「白話佛經編纂會議」，將該套叢書訂名為《中國佛教經典寶藏》。後來幾經集思廣義，大家決定其所呈現的風格應該具備下列四項要點：

一、啓發思想：全套《中國佛教經典寶藏》共計百餘冊，依大乘、小乘、禪、淨、密等性質編號排序，所選經典均具三點特色：

1 歷史意義的深遠性

2 中國文化的影響性

3 人間佛教的理念性

二、通順易懂：每冊書均設有譯文、原典、注釋等單元，其中文句鋪排力求流暢通順，遣辭用字力求深入淺出，期使讀者能一目瞭然，契入妙諦。

三、精簡義賅：以專章解析每部經的全貌，並且搜羅重要章句，介紹該經的精神所在，俾使讀者對每部經義都能透徹瞭解，並且免於以偏概全之誤謬。

四、雅俗共賞：《中國佛教經典寶藏》雖是白話佛典，但應兼具通俗文藝與學術價值，以達到雅俗共賞、三根普被的效果，所以每冊書均以題解、源流、解說等章節，闡述經文的時代背景、影響價值及在佛教歷史和思想演變上的地位角色。

茲值佛光山開山三十週年，諸方賢聖齊來慶祝，歷經五載、集二百餘人心血結晶的百餘冊《中國佛教經典寶藏》也於此時隆重推出，可謂意義非凡，論其成就，

則有四點可與大家共同分享：

一、佛教史上的開創之舉：民國以來的白話佛經翻譯雖然很多，但都是法師或居士個人的開示講稿或零星的研究心得，由於缺乏整體性的計劃，讀者也不易窺探佛法之堂奧。有鑑於此，《中國佛教經典寶藏》叢書突破窠臼，將古來經律論中之重要著作，作有系統的整理，為佛典翻譯史寫下新頁！

二、傑出學者的集體創作：《中國佛教經典寶藏》叢書結合中國大陸北京、南京兩大名校的百位教授學者通力撰稿，其中博士學位者佔百分之八十，其他均擁有碩士學位，在當今出版界各種讀物中難得一見。

三、兩岸佛學的交流互動：《中國佛教經典寶藏》撰述大部份由大陸飽學能文之教授負責，並搜錄臺灣教界大德和居士們的論著，藉此銜接兩岸佛學，使有互動的因緣。編審部份則由臺灣和大陸學有專精之學者從事，不僅對中國大陸研究佛學風氣具有帶動啓發之作用，對於臺海兩岸佛學交流更是助益良多。

四、白話佛典的精華集粹：《中國佛教經典寶藏》將佛典裏具有思想性、啓發性、教育性、人間性的章節作重點式的集粹整理，有別於坊間一般「照本翻譯」的白話佛

典，使讀者能充份享受「深入經藏，智慧如海」的法喜。

今《中國佛教經典寶藏》付梓在即，吾欣然爲之作序，並藉此感謝慈惠、依空等人百忙之中，指導編修；吉廣輿等人奔走兩岸，穿針引線；以及王志遠、賴永海等大陸教授的辛勤撰述；劉國香、陳慧劍等臺灣學者的周詳審核；滿濟、永應等「寶藏小組」人員的匯編印行。由於他們的同心協力，使得這項偉大的事業得以不負衆望，功竟圓成！

《中國佛教經典寶藏》雖說是大家精心擘劃、全力以赴的鉅作，但經義深邃，實難備盡；法海浩瀚，亦恐有遺珠之憾；加以時代之動亂，文化之激盪，學者教授於契合佛心，或有差距之處。凡此失漏必然甚多，星雲謹以愚誠，祈求諸方大德不吝指正，是所至禱。

一九九六年五月十六日於佛光山

編序

忍心

敲門處處有人應

《中國佛教經典寶藏》是佛光山繼《佛光大藏經》之後，推展人間佛教的百冊叢書，以將傳統《大藏經》善華化、白話化、現代化為宗旨，力求佛經寶藏再現今世，以通俗親切的面貌，溫渥現代人的心靈。

佛光山開山三十年以來，家師星雲上人致力推展人間佛教不遺餘力，各種文化、教育事業蓬勃創辦，全世界弘法度化之道場應機興建，蔚為中國現代佛教之新氣象。這一套白話菁華大藏經，亦是大師弘教傳法的深心悲願之一。從開始構想、擘劃到廣州會議落實，無不出自大師高瞻遠矚之眼光，從逐年組稿到編輯出版，幸賴大師無限關注支持，乃有這一套現代白話之大藏經問世。

這是一套多層次、多角度、全方位反映傳統佛教文化的叢書，取其菁華，捨其艱澀，希望既能將《大藏經》深睿的奧義妙法再現今世，也能為現代人提供學佛求法的方便舟筏。我們祈望《中國佛教經典寶藏》具有四種功用：

一、是傳統佛典的菁華書——中國佛教典籍汗牛充棟，一套《大藏經》就有九千餘卷，窮年皓首都研讀不完，無從賑濟現代人的枯槁心靈。《寶藏》希望是一滴濃縮的法水，既不失《大藏經》的法味，又能有稍浸即潤的方便，所以選擇了取精用弘的摘引方式，以捨棄龐雜的枝節。由於執筆學者各有不同的取捨角度，其間難免有所缺失，謹請十方仁者鑒諒。

二、是深入淺出的工具書——現代人離古愈遠，愈缺乏解讀古籍的能力，往往視《大藏經》為艱澀難懂之天書，明知其中有汪洋浩瀚之生命智慧，亦只能望洋興歎，欲渡無舟。《寶藏》希望是一艘現代化的舟筏，以通俗淺顯的白話文字，提供讀者遨遊佛法義海的工具。應邀執筆的學者雖然多具佛學素養，但大陸對白話寫作之領會角度不同，表達方式與臺灣有相當差距，造成編寫過程中對深厚佛學素養與流暢白話語言不易兼顧的困擾，兩全為難。

三、是學佛入門的指引書——佛教經典有八萬四千法門，門門可以深入，門門是無限寬廣的證悟途徑，可惜缺乏大眾化的入門導覽，不易尋覓捷徑。《寶藏》希望是一支指引方向的路標，協助十方大眾深入經藏，從先賢的智慧中汲取養分，成就無上的人生福澤。然而大陸佛教經「文化大革命」中斷了數十年，迄今未完全擺脫馬列主義之教條框框，《寶藏》在兩岸解禁前即已開展，時勢與環境尚有諸多禁忌，五年來雖然排除萬難，學者對部份教理之闡發仍有不同之認知角度，不易滌除積習，若有未盡中肯之辭，則是編者無奈之咎，至誠祈望碩學大德不吝垂教。

四、是解深入密的參考書——佛陀遺教不僅是亞洲人民的精神歸依，也是世界眾生的心靈寶藏，可惜經文古奧，缺乏現代化傳播，一旦龐大經藏淪為學術研究之訓詁工具，佛教如何能紮根於民間？如何普濟僧俗兩眾？我們希望《寶藏》是百粒芥子，稍稍顯現一些須彌山的法相，使讀者由淺入深，略窺三昧法要。各書對經藏之解讀詮釋角度或有不足，我們開拓白話經藏的心意卻是虔誠的，若能引領讀者進一步深研三藏教理，則是我們的衷心微願。

在《寶藏》漫長五年的工作過程中，大師發了兩個大願力——一是將文革浩劫斷

滅將盡的中國佛教命脈喚醒復甦，一是全力扶持大陸殘存的老、中、青三代佛教學者之生活生機。大師護持中國佛教法脈與種子的深心悲願，印證在《寶藏》五年艱苦歲月 and 近百位學者身上，是《寶藏》的一個殊勝意義。

謹呈獻這百冊《中國佛教經典寶藏》為 師父上人七十祝壽，亦為佛光山開山三十週年之紀念。至誠感謝三寶加被，龍天護持，成就了這一樁微妙功德，惟願《寶藏》的功德法水長流五大洲，讓先賢的生命智慧處處敲門有人應，普濟世界人民衆生！

目錄

● 題解	一
● 經典	二七
1 序	二九
2 晉	三三
洛陽竹林寺竺淨檢尼	三三
僞趙建賢寺安令首尼	四一
司州西寺智賢尼	四七
弘農北岳寺妙相尼	五一
建福寺康明感尼	五六
北永安寺曇備尼	六一

建福寺惠混尼 六五

延興寺僧基尼 六八

洛陽城東寺道馨尼 七二

新林寺道容尼 七七

司州寺令宗尼 八二

簡靜寺支妙音尼 八七

何后寺道儀尼 九二

3 宋 九五

景福寺慧果尼 九五

建福寺法盛尼 一〇三

江陵牛牧寺慧玉尼 一〇七

建福寺道瑗尼 一一一

江陵祇洎寺道壽尼 一一五

吳太玄臺寺玄藻尼 一二八

南永安寺慧瓊尼	二二三
南皮張國寺普照尼	二二六
梁郡築弋村寺慧木尼	二二九
吳縣南寺法勝尼	二三三
永安寺僧端尼	二三六
廣陵中寺光靜尼	二四〇
蜀郡善妙尼	二四三
廣陵僧果尼	二四八
山陽東鄉竹林寺靜稱尼	二五五
吳太玄臺寺法相尼	二五九
東青園寺業首尼	二六三
景福寺法辯尼	二六九
江陵二層寺道綜尼	二七三
竹園寺慧濬尼	二七六

普賢寺寶賢尼 一七九

普賢寺法淨尼 一八五

蜀郡永康寺惠隆尼 一八八

4 齊 一九三

東莞曾成法緣尼 一九三

南永安寺曇徹尼 一九七

崇聖寺僧敬尼 二〇〇

鹽官齊明寺僧猛尼 二〇五

華嚴寺妙智尼 二二〇

建福寺智勝尼 二二三

禪基寺僧蓋尼 二三一

東青園寺法全尼 二三五

普賢寺淨耀尼 二三九

法音寺曇簡尼 二三一

法音寺淨珪尼	一三六
集善寺慧緒尼	一四〇
錢唐齊明寺超明尼	一四八
法音精舍曇勇尼	一五一
剡齊興寺德樂尼	一五四
5 梁	一五九
禪林寺淨秀尼	一五九
禪林寺僧念尼	一七一
成都長樂寺曇暉尼	一七四
高昌都郎中寺馮尼	一八四
間居寺惠勝尼	一八九
東靑園寺淨賢尼	一九二
竹園寺淨焄尼	一九五
竹園寺淨行尼	一九八

● 南晉陵寺令玉尼	三〇一
● 間居寺僧述尼	三〇五
● 西青園寺妙禪尼	三二〇
● 樂安寺惠暉尼	三二三
● 底山寺道貴尼	三二七
● 山陰招明寺法宣尼	三三一
● 源流	三三七
● 解説	三三五
● 参考書目	三四三



《比丘尼傳》，梁釋寶唱撰，四卷。它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一部比丘尼傳記，是一部具有重要價值的佛教專門史著作。

撰者釋寶唱，俗姓岑，吳郡（今江蘇蘇州）人。少家資不寬，勤田爲業。然其稟性敏慧，文思穎脫，旁搜他求所見之書，日夜不輟，從容誦讀。年十八，依當時名僧釋僧祐，受戒出家，住莊嚴寺，出入三藏，博採群言，並開庭講經，啓悟士俗。又從處士顧道曠、呂僧智，學習《莊》、《易》、經、史，因而識見弘通，學業淵雅，爲日後大規模著述奠定基礎。齊末因戰亂，曾避居閩越一帶，天監四年（公元五〇五年）還金陵，梁武帝擢爲新安寺寺主。受命編集《衆經擁護國土諸龍王名錄》、《衆經護國鬼神目錄》，以備舉辦禳災建福之法會時查用。武帝特重此書，親覽其辭，謂爲靈驗。

《續高僧傳·寶唱傳》稱：「所以五十許年，江表無事，兆民荷賴，緣斯也。」可見所撰之重要。

天監七年（公元五〇八年），武帝勅令莊嚴寺僧旻撰《衆經要鈔》八十八卷，開善寺智藏撰《義府》八十卷，建元寺僧朗注《大涅槃經》七十二卷，寶唱「兼讚其功，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綸綜終始，緝成部勅」（《續高僧傳》），亦足窺武帝對他的推崇。另據史料記載，華林園佛殿乃武帝藏經之所，曾命僧紹撰《華林佛殿經目》，書成之後，武帝意猶未愜，又勅命寶唱重撰。撰成後，武帝覽之大悅，遂勅職掌華林園寶雲經藏。寶唱撰述甚豐，除上述諸作外，尚有：

《續法輪論》七十餘卷

《法集》一百四十卷

《經律異相》五十五卷

《飯聖僧法》五卷

《名僧傳》三十一卷（以上據《續高僧傳》載錄）

《衆經諸佛名》二卷

《衆經懺悔滅罪方法》三卷

《衆經護國鬼神名錄》三卷

《衆經擁護國土諸龍王名錄》三卷

《衆經目錄》四卷（以上據《歷代三寶記》，是書載寶唱撰集八部，一〇七卷）

《出要律儀》二十卷（據《大唐內典錄》增入）

《比丘尼傳》四卷（據《開元釋教錄》增入）

寶唱撰集凡十餘部，三百餘卷。此外據《高僧傳》卷三〈求那毘地傳〉載，寶唱還幫助扶南（今柬埔寨）僧人僧伽婆羅譯出《大阿育王經》、《解脫道論》等。不過，他的貢獻主要還不在譯經，而在於對佛典的部別區分及對佛史資料的搜集整理。前者如《衆經目錄》和《經律異相》，後者如《名僧傳》和《比丘尼傳》。

兩晉以還，佛法隆盛，寺廟蜂起，僧尼雲集，迨及蕭梁，此風更熾，梁武帝不僅崇佛佞佛，更以佛學爲治國安邦之策。佛門昌隆如斯，也定然會對佛教現實發展中的史實資料的搜集整理，提出相應的要求，作爲一個關心佛教、宣弘大法的佛門名僧，寶唱深感責無旁貸。其《名僧傳》序云：「外典鴻文，布在方冊，九品六藝，尺寸罔遺。而沙門淨行，獨亡紀述，玄宗敏德，名絕於古，擁歎長懷，靡茲永歲。」（據《續高僧傳·寶唱傳》引）因而撰《名僧傳》以述名僧之行跡，旁及西域中土之僧人，時聞肇自中土佛教初興之時，網羅蒐集，振史傳以方厥，起絕代於秘聞，撰文三十一卷，紀名僧四百二十六人，成書於天監十三年（公元五一四年）。

自此之後，寶唱又感僧事有錄，尼行難尋，遂萌撰述尼傳之意，並於天監末、普通初年（公元五二〇年左右）成《比丘尼傳》四卷。《比丘尼傳》序稱：「夫年代推移，清規稍遠，英風將範於千載，志事未集乎方冊，每懷慨歎，其歲久矣。」可見，撰《比丘尼傳》與撰《名僧傳》出於同樣的用心：搜羅史籍，嘉惠佛林。兩書一僧一尼，比勘而行，可知撰者淵深之為文用心也。

為僧徒立傳，前人雖無專書，但經籍中多有涉及；為比丘尼立傳，則可謂開天闢地第一遭，這是一大創舉。且後世佛苑，此音絕響，故此傳乃中國佛教史上寡二少雙之作，顯得彌足珍貴。

《名僧傳》因於唐未入內典收藏，故唐後逸失。然今從日本鎌倉時僧人宗性之《名僧傳鈔》中，亦可見其規模。全書區宇鴻大，網羅稱齊，共分十八科，載四百二十六人傳記，凡三十餘卷（《大唐內典錄》作三十一卷，《隋書·經籍志》作三十卷）。

而《比丘尼傳》凝篇較小，它不以搜羅宏富為標的，入傳尼僧經過嚴格的遴選，邈邈數百年，煌煌千餘寺，尼僧紛紜，何可萬計！而此尼傳只錄六十五人。故其搜括刊芟，頗有法度可循。

一、從入選比丘尼情況來看，入選之人大都為名尼，她們對當時尼僧文化有重要影響，同時在社會政治、文化中起重要的作用。如晉簡靜寺的妙音尼、宋普賢寺的法淨尼。

二、所選之尼有不少在中土比丘尼發展史上具有一定的價值，如晉竹林寺的淨檢尼，為中國比丘尼之開山人物；晉洛陽城東寺道馨尼，乃中國尼僧最早講經之人。

三、記載「貞心亢志，奇操異節」的人，以德操作為甄選標準，這一點所佔比例也最大。

《比丘尼傳》序中云：

「像法東流，淨檢為首，綿載數百，碩德係興；善妙、淨珪，窮苦行之節；法辯、僧果，盡禪觀之妙。至若僧端、僧基之立志貞固，妙相、法全之弘震曠遠，若此之流，往往間出，並淵深岳峙，金聲玉震，實惟菽葉之貞幹，季緒之四依也。」

在具體行文中，確也貫徹了這一原則。作者對尼僧生平瑣事所記甚少，而對其德操的一二事例則詳加描述。她們或寬容為懷、棄物如塵（如惠湛尼遇劫而捨衣），或捨身佛法、視死如歸（如善妙尼、曇簡尼燃火自焚），或陶心大法、凝念如癡（如僧

果尼悄然入定而形若枯木），如此等等，皆所謂風烈英徽，為百代之雅範也。

在選材上，還有一點值得一提。由於材料的限制，此書詳今而略古。兩晉一百餘年，可入選者僅十三人；宋、齊至梁天監，歷時不足百年，卻入選五十二人。同時，由於受當時政治、地域的影響，此書又詳南而略北。據《辯正論》載，東魏、西魏時有僧尼兩百多萬，北魏時人數更是有增無減。

《續高僧傳》卷八載，至北齊時，全國有僧尼兩百多萬。僧尼總數以百萬計，比丘尼數自不在少。可是對於如此情況，《比丘尼傳》幾乎未有涉及，北朝尼僧的活動也不得而見，這不能不說是一個缺憾。

寶唱在自序中談到撰述此書方法時說：

「始乃博採碑頌，廣搜記集，或訊之傳聞，或訪之故老，詮序始終，為之立傳……不尚繁華，務存要實。」

寶唱此言大抵不誣。唐道宣曾言寶唱作《名僧傳》有「文勝其質」之弊端，而在此《比丘尼傳》中則鮮有此虞。其行文芊蔚清雅，敘事精萃簡明，唯以存實為重，一切可有可無之論盡皆刪削。它既不像慧皎《高僧傳》那樣講究鋪排，也不似寶唱自己

在《名僧傳》中那樣注重辭藻。

正如撰者所言，他在搜羅爬梳材料中的態度是嚴肅的。尼僧情況，前賢之文多所不載，經傳中亦多付闕如，可謂一無依傍，因而作者只能跨越佛門，涉略經史，廣採記、集、碑、頌、史、志。這一點在尼傳中皎然可辨。

如宋景福寺慧果尼，傳稱：「宋青州刺史北地傅弘仁，雅相歎賞，厚加賑給，以永初三年割宅東面，爲立精舍。」撰者在「永初三年」下自注云：「曇宗云：『元嘉七年，寺主弘安尼以起寺，願借券書見示永初三年。』」曇宗此語出自《京師塔寺記》。傳下加注，以求密合，作者態度之謹嚴正灼然可觀。

宋吳太玄臺寺法相尼傳中稱其爲「吳郡人，安苟女也。」下自注云：「《宣驗記》云：『是即安苟也。』」這裏則採取不同說法，錄而備考的態度。《宣驗記》，宋劉義慶撰，爲筆記小說，可見寶唱撰此書時，收錄材料已涉入筆記逸聞之中，其搜羅之勤之廣當亦不難見出。

撰者在尼傳序中稱自己除搜錄文字資料外，還「訊之傳聞，訪之故老」，進行實地考察，以求資料來源之豐富和準確。宋蜀郡善妙尼有捨身撫養妹妹，最終又捨身自

焚之事，傳中已有詳載，撰者又於篇末自注云：「問益土人，或云元嘉十七、八年燒身，或云孝建時，或言大明中，故備記之耳。」此即為親自探訪之證。

尼僧行跡，材料難尋，故每得一碑、一記，都彌顯珍貴。若無其他資料相佐，有時難免照錄，或加以縮寫，以求其本真。生當齊梁時的禪林寺名尼淨秀，卒後梁文壇巨擘沈約曾作有〈南齊禪林寺尼淨秀行狀〉，文載《廣弘明集》卷二十三。《比丘尼傳》也列禪林寺淨秀尼傳。二文如出一轍，只有繁簡之別（沈文繁，寶唱之作簡）。文長不便徵引，茲舉一段淨秀出家前後的描寫，以供比勘：

沈約之〈行狀〉云：

「性聰叡，幼而超群。年至七歲，自然持齋。家中請僧行道閱讀《大涅槃經》，不聽食肉，於是即長蔬不噉，二親覺知。若得魚肉，輒便棄去。昔有外國普練道人出於京師，往來梁舍，便受五戒，勤翹奉持，未嘗違犯。……（後出家住青園寺）有開士馬先生者，於青園見上，即便記言：『此尼當生兜率天也。』又親於佛殿內坐禪，同集三人，忽聞空中有聲，狀如牛吼。二尼驚怖，迷悶戰慄。上澹然自若，徐起下床，歸房執燭，檢聲所在，旋至構欄。二尼便聞殿上有人相語云：『各自避路。』」

寶唱之《尼傳》云：

「淨秀幼而聰叡，好行慈仁。七歲自然持齋。家中請僧轉《涅槃經》，聞斷魚肉，即便蔬食，不敢令二親知。若得鮭鱻，密自棄去。從外國沙門普練，諮受五戒，精勤奉持，不曾違犯。……時有馬先生，世呼神人也，見秀記言，此尼當生兜率。嘗三人同於佛殿內坐，忽聞空中聲，狀如牛吼。二人驚怖，唯秀澹然，還房取燭，始登階，復聞空中語曰：『諸尼避路。』」

淨秀卒於梁天監六年（公元五〇七年），沈約之《行狀》也定作於此後不久，沈約卒於天監十三年，而寶唱之《尼傳》最早成書不早於天監（公元五〇二——五一九年）末，傳中載道貴、法宣尼卒於天監十五年（公元五一六年），而其自序中稱：「晉升平，迄梁天監。」故《尼傳》定在《行狀》之後成書，沈文正是寶唱「廣搜碑頌」之對象，唱書襲用沈文亦彰彰明甚。由此也表明：《比丘尼傳》可能帶有一種資料纂集的性質。

《比丘尼傳》是中國佛教史上最早的一部描寫中國婦女奉佛的專著，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每為研究中國佛教史的學者所重。它不僅對於了解中國比丘尼的發展情況，

而且對於研治整個佛學、探測六朝時期的社會文化均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茲摘其要者略述如下：

第一、提供中土比丘尼初創時期的重要史料

西域比丘尼產生甚早，釋迦牟尼佛姨母大愛道 (Mahāprajāpati) 即是其地尼僧的創始人。自此以後，比丘尼和比丘一道發展起來。後龜茲等地也相率建立了比丘尼制度。

僧祐《出三藏記集》卷十一〈比丘尼戒本所出本末序〉中就介紹了龜茲（今新疆）的比丘尼情況：

阿麗藍（百八十比丘尼）、輪若干藍（五十比丘尼）、阿麗跋藍（三十尼道），右三寺比丘尼總依舌彌受法戒。此三寺尼，多是葱嶺而來的王侯婦女，爲道遠集斯寺。

《比丘尼戒本》於前秦建元十五年（公元三七九年）由僧純、曇充傳入，其時中土比丘尼尚處於萌芽狀態，而龜茲的尼院經濟就相當發達了。可見中土比丘尼制度建立在龜茲之後是十分明顯的。

《比丘尼傳》爲我們提供了中土比丘尼產生的最早情況。據本書載，中土比丘尼肇始於西晉末年的建興年間（公元三二一——三二七年），第一批尼僧共有二十五人，淨檢就是其中的一個。

中土比丘尼的建立受到西域比丘尼制度的影響，大愛道所創立的第一個比丘尼僧團以及寺院有僧尼二衆的制度均給中土以直接啓發。然中土比丘尼的創立又緣於中土婦女自身的覺悟，淨檢則是其實際創始人。〈淨檢尼傳〉載：

「後沙門法始，經道通達，晉建興中，於宮城西門立寺。檢乃造之，始爲說法，檢因大悟。念及強壯，以求法利，從始借經，遂達旨趣。他日云：『經中云：比丘、比丘尼，願見濟渡。』始曰：『西域有男女二衆，此土其法未具。』檢曰：『既云比丘、比丘尼，寧有異法？』始曰：『外國人云：尼有五百戒，便應是異，當爲問和上。』和上（即罽賓智山）云：『尼戒大同細異，不得其法必不得授，尼有十戒，得從大僧受，但無和上，尼無所依止耳。』檢即剃落，從和上受十戒，同其志者二十四人，於宮城西門共立竹林寺，未有尼師，共諮淨檢，過於成德。」

此節文字由淨檢覺中土無尼之憾，到問僧、受戒、建寺，最後到立師，將比丘尼

初建時的狀況敘述得十分清晰。中土第一個比丘尼僧團的形成在此初露面目。

同時，這一尼傳還記載了中國第一次比丘尼在船上受戒的史實。當時僧建請曇摩羯多於洛陽建戒壇，沙門道場以《戒因緣經》為難，認為他傳戒結果不合法，遂浮舟於泗河，以成結界，淨檢等四人便在這船上受了戒。

《比丘尼傳》對比丘尼受戒的發展情況的記載，尤具價值，可補史傳所記之闕。按佛教入教儀式規定，女子出家，二十歲之前，要先受沙彌尼戒，共十條，故亦稱受十戒；二十歲後，要受具足戒，又稱大戒，共三百四十八戒，或稱五百戒。與比丘不同，比丘尼受此戒時，要先後從比丘、比丘尼二眾而受，戒師須由十人組成，所謂「三師七證」。經過二度受戒，即成為正式比丘尼。

但草創時期，比丘尼受戒儀規未完備，尚處於摸索階段。淨檢尼等先從智山受十戒，後又於升平元年（公元三五七年）從外國沙門曇摩羯多受具足戒。從受十戒的建興年間（公元三一三——三一七年）到升平，其間已有四十年。

但此種戒法有一重大缺憾，按比丘尼戒法規定，比丘尼受具足戒，必有十位著名尼曾在場，晉安令首尼雖從佛圖澄和淨檢尼受具足戒（見卷一〈安令首尼傳〉），但

未得十人，故此戒法仍有未備。

且晉世以來，比丘尼受戒主要是從比丘受戒，大都未從比丘尼受。晉世四眾皆備，但比丘尼受戒卻一直是在這種不完備的情況下進行的，直到宋元嘉十二年（公元四三五年）這一狀況才有所改觀，然其間又經過了約八十年的時間。

《比丘尼傳》環拱於這一問題作了至為豐贍的記載，這也是這部傳記所關注的重要問題之一。卷二〈慧果尼傳〉、〈僧果尼傳〉、〈寶賢尼傳〉，卷三〈德樂尼傳〉，卷四〈淨秀尼傳〉等，均對此載記甚詳。最早從二眾受具足戒的是宋景福寺慧果、淨音等三百餘人。卷二〈寶賢尼傳〉載：

「初，晉興平中淨檢尼，是比丘尼之始也，初受具足戒，指從大僧。景福寺慧果、淨音等，以諮求那跋摩。求那跋摩云：『國土無二眾，但從大僧受得具戒。』慧果等後遇鐵薩羅尼等至，以元嘉十一年，從僧伽跋摩，於南林寺壇，重受具戒。非謂先受不得，謂是增長戒善耳。」

關於這次大規模受戒的起因、過程，寶唱又在〈慧果尼傳〉、〈僧果尼傳〉中詳加交待。其〈慧果尼傳〉稱：

「到元嘉六年，西域沙門求那跋摩至，果問曰：『此土諸尼，先受戒者，未有本事，推之愛道，誠有高例，未測厥後，得無異耶？』」曰：『無異。』又問：『就如律文，戒師得罪，何無異耶？』答曰：『有尼衆處，不二歲學，故言得罪耳。』又問：『乃可此國先未有尼，非閭浮無也。』答曰：『律制：十僧得受具戒，邊地五人亦得授之。正爲有處，不可不如法耳。』……九年，率弟子慧燈等五人，從僧伽跋摩重受具戒。」

慧果在這次諮問中，深感中土尼戒不整，其中涉及無二衆受戒是否合理，尼師不足十人能否受戒等問題。最後決定重修戒法，以起微妙之善心。在大僧主持下，從鐵薩羅尼等十人以受戒。慧果在完足中土尼衆之戒法上卓然有功。宋贊寧《僧史略》卷上所引《薩婆多師資傳》：「此方尼於二衆受戒，慧果爲始也。」可能正本於此傳。

在《僧果尼傳》中，則詳細描述了這次受戒的過程：

「元嘉六年，有外國舶主難提，從師子國載比丘尼來至宋都，住景福寺。……到十年，舶主難提復將師子國鐵薩羅等十一尼至。先達諸尼，已通宋語。請僧伽跋摩於南林寺壇界，次第重受三百餘人。」

《比丘尼傳》這些詳細的記載，為中國佛教史留下了十分珍貴的資料。尼戒逐步完善的情況在六朝時的佛教傳集中鮮有記載，惟《高僧傳》對此有所涉及。《高僧傳》卷三〈求那跋摩傳〉云：

「時景福寺尼慧果、淨音等，共請跋摩云：『去六年，有師子國八尼至京，云宋地先未經有尼，那得二衆受戒，恐戒品不全。』跋摩云：『戒法本在大僧衆發，設不本事，無妨得戒，如愛道之緣。』諸尼又恐年月不滿，若欲更受。跋摩稱云：『善哉！苟欲增明，甚助隨喜，但西國尼年臘未登，又十人不滿，且分學宋語，別因西域居士，更請外國尼來，足滿十數。』」

卷三〈僧伽跋摩〉亦云：

「初，三藏法師（即僧伽跋摩）明於戒品，將為景福寺尼慧果等重受具戒。是時二衆未備，而三藏遷化。俄而師子國比丘尼鐵薩羅等至都，衆乃請跋摩為師，繼軌三藏。」

這樣，《高僧傳》和《比丘尼傳》二相比勘，即可得此事之詳。然慧皎所記，較寶唱為略，尤其對此次受戒尼僧的具體情況沒有涉及，而對此受戒的過程也語焉未詳。

兩書合而觀之，許多前人的謬說亦不俟煩言而解。

如《高僧傳》稱元嘉六年師子國來尼八人，後又請鐵薩羅等比丘尼至。《比丘尼傳》稱元嘉六年師子國有比丘尼至宋都，住在景福寺，並學宋語，十一年又有鐵薩羅等十一尼至，前後計有十九人，受戒時定有先期到達的那些已懂宋語的比丘尼。而許多書中載此史實云：「元嘉十年請師子國鐵薩羅等十一尼受戒」，此實為誤記。

菩薩戒也是佛門戒法之一，為大乘戒法，但此戒不是必須，而是自願，梁武帝等就受過此戒，自稱「菩薩戒弟子」。關於比丘受菩薩戒，史不乏載，但比丘尼受此戒，則史書鮮見。《比丘尼傳》正可補這一缺憾。其卷二《法盛尼傳》稱法盛曾「從道場寺偶法師受菩薩戒」。此後，受菩薩戒者漸多。菩薩戒興起於梁、陳二代，而比丘尼受菩薩戒，宋時就已經流行，這也是很有史料價值的。

另外，東晉和南北朝時期，《十誦律》在南方非常流行。《高僧傳·明律篇》認為：「《十誦》一本，最勝東國。」這一點在《比丘尼傳》中也可得到證實。

據載，宋、齊、梁時代比丘尼多重律學，在律學之中，又獨鍾《十誦》，而當時名重京都的律學大師法穎等宣講《十誦》，尼眾便爭相聽受。《比丘尼傳》有關《十

誦》的記載對研討六朝律學的傳布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第二、提供了諸家所無的佛教史資料

〈淨檢尼傳〉稱：「晉咸康中，沙門僧建於月支國得《僧祇尼羯磨》及《戒本》，升平元年二月八日，於洛陽譯出。」僧祐《出三藏記集》、慧皎《高僧傳》以及《開元釋教錄》等均所不載，《比丘尼傳》提供了此二經譯者、翻譯時間的珍貴資料，故為世所重。

佛教傳入東土之始，佛與黃老並祠，視佛為中國之神仙方術之一，並將老子與釋迦牟尼佛比併。然晉世以來，佛、道之爭日顯劇烈，理論界之筆戰也酣然熾盛。《比丘尼傳》對此也提供了許多有價值的材料。其卷一〈道馨尼傳〉載：

「晉泰和中，有女人楊令辯，篤信黃老，專行服氣。先時人物，亦多敬事，及馨道王，其術寢亡。令辯假結同姓，數相去來，內懷妒嫉，同行毒害。後竊以毒藥內馨食中，諸治不愈。」

從其語氣看，寶唱顯然是奉佛輕道的。這雖係道佛相爭之一斑，但因信仰不同，

竟然演成蓄意謀殺之地步，可見其衝突之劇烈。

從這段敘述，還可看出一點，即道教本來在民間信仰中佔統治地位，「先時人物，亦多敬事」，但佛教傳入後，道教便漸失往日之隆興，這可能也是道佛相爭的根本原因。「及馨道王，其術寢亡」，佛道間的替嬗之跡瑩然可觀。

這一點在《道容尼傳》中也有所體現。晉簡文帝本信道教，服膺清水道師，並割第爲之立道舍。雖經道容竭力勸諫，他卻始終不聽。後簡文帝因此而屢招不祥，道容尼卻爲他除掉邪魔，於是他才翻然易轍，棄道從佛。這種態度的變化既反映出佛道相爭相替的歷史事實，同時也對前代重黃老之風起了一定的矯正作用。

南方重義門，北方重禪學。然南方禪學雖不及北方發達，但確也頗具規模。晉宋之際，南方禪學就爲世所重，但比丘尼奉禪之說史無所載，惟《比丘尼傳》言之甚詳，正可從一個側面看出當時禪法流行之勢態。

《比丘尼傳》所列婦女奉禪，兩晉無載，宋時頗多，中有宋景福寺法辯尼、竹園寺慧潘尼等。降及齊梁，奉禪之風亦有增未減，如齊禪基寺僧蓋尼、華嚴寺妙智尼、東青園寺法全尼、梁長樂寺曇暉尼、閒居寺惠勝尼、底山寺道貴尼等等。禪法在南方

婦女奉佛者之中信衆頗多。

宋明帝泰始三年，明帝爲淨秀尼所建之禪林寺爲宋、齊、梁三代比丘尼禪學宗寺，一如道場寺（被時人稱爲「禪窟」）之於比丘尼之地位。比丘尼在此競相以禪寂爲樂，悉心禪觀，靜守定慧，一心獨往，忘卻世道紛紜。《比丘尼傳》還載有尼僧多頌《楞嚴》、《楞伽經》、《勝鬘經》，以尋求心法要旨。

《比丘尼傳》另載有當時禪師授禪的情況。曇良耶舍是宋時著名禪師，《高僧傳》有傳。但他在比丘尼中授禪的情況，皎書則語焉未詳。《比丘尼傳》有關此禪師的記載，正可補其不足。

卷二《法辯尼傳》載：法辯曾「從道林寺外國沙門曇良耶舍，諮稟禪觀，如法修行。」卷四《曇暉尼傳》載曇良耶舍還西去蜀地援禪，「元嘉九年，有外國禪師曇良耶舍入蜀，大弘禪觀」。

《比丘尼傳》還列有諸傳乏載的禪師，如隱、審二法師，尼傳有多處載其行跡。如卷四《僧述尼傳》云僧述「從隱、審二法師，諮受秘觀，遍三昧門」。卷三《僧蓋尼傳》言其「受業於隱、審二禪師，禪師皆歎其易悟」。卷三《慧緒尼傳》又載有玄